

A young man with dark hair, wearing a dark blue jacket with gold buttons, blue jeans, and red sneakers with white stripes, is sitting on a concrete ledge. He is looking down and to his left.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-colored building with a window and a door. The entire image has a white, torn-paper-like border.

橘子郡

goodbye orange county

田乃孩

肖水 >> 著  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橘子郡

goodbye orange county

田男孩

肖水 >>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橘子郡男孩 / 肖水著. — 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 
2007.4 (2007.5 重印)

ISBN 978-7-227-03447-6

I. 橘... II. 肖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35751 号

## 橘子郡男孩

肖水 著

选题策划 张新荣

责任编辑 张新荣 李媛媛

责任校对 吴 阳

装帧设计 丹青视觉

责任印制 来学军
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出版人 高 伟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
网 址 www.nxcbn.com

电子信箱 nxcbmail@126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 501435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华地彩色印刷厂

开 本 889mm × 1194mm 1 / 32

印 张 7

插 页 10

字 数 200 千

印 数 7000 册 ~ 12000 册

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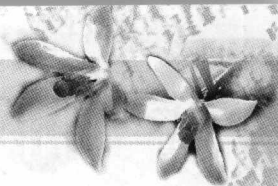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3447-6 / I · 903

定 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

## 序言：那年夏天的橘子花香

刘童

说起来有点好笑，我和水认识是在我们都离开了湘南小城之后的第三年。

然后发现原来我们在一座城市共同生长了二十年。然后发现原来他和自己一样喜欢写点文字，喜欢想点事情，喜欢交单纯的朋友，过惬意的生活。于是之后的每个年末，我们都在进行对整个湘南的穿行。

我说我要做一个优秀的电视人，做一个感动千万读者的作家。

他瞥着眼睛看我，说：嗯，那我做一个好的大学教授，然后一个诗人吧。他的意思我听出来了，其实是：你要做两行，我也不能示弱。你要做感动读者的作家，我也不好意思和你争，我就做好一个诗人好了。

那年夏天，水果然获得了北京大学“未名诗歌奖”，接着冬天又获得了《上海文学》诗歌新人奖。

我枕着胳膊在北京的三层小洋房发呆，这小子真的成功了。

后来我们被某出版社弄成了一个文字组合，各自发行了自己的长篇单行本。那是水的第一本长篇，下了大蛮力。

精美的文字容易让人眩晕。

于是大量的女生给他写信，复旦的邮箱一年难得有封信，因为出了水，于是变得也要排起档期来。

也因为他不負責任的做法，把我的手机号码一五一十地写在了他的小说里面。

于是，无论多晚，都会有人发短信问：请问你是麦岛吗？几近崩溃。——后来我也学会从短信和陌生来电的多少来判断他的小说的销量。



# 橘子郡男孩 *goodbye orange country*

也因为那是他的“处女作”，所以很惨地被家乡的媒体拿过来与我的“处女作”对比，好的评语基本给了我，对他的评价是写诗的前途更大更好更光明。这样的结果导致，那时的水基本上不太搭理我了，我才意识到媒体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。

再后来，湘南突然又出了一个女作家。写的书本本大卖，一个月一本的速度让我和他都汗颜。情节简单，文笔清澈，文字不见得多有诚意，但保持本本起码水准的态度很诚恳。

我说，我还是做好我的电视人吧，一年一本诚意之作。他又不说话了，瞥着眼睛看我。

其实我知道他的意思，他的意思其实是：偏不，我会好好努力写的。人家成功了，就一定有成功的理由。

于是半年后，我看到了他的新作——《橘子郡男孩》。

风格变了，不像他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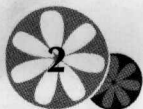
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妥协，也可以理解为蜕变。

他也终于放弃了诗化的语言，改用了紧凑的情节；放弃了长篇的描述，而用了精短的概论。如果你不告诉我，这是水写的，我会觉得这是上上乘的韩式小说，漂亮的男女，显赫的身世，博大的知识，高深的学府，来自于复旦的法学硕士水。于是你就不用担心这一切是虚构的了，起码，这也是他的生活他的经历他想告诉你我所有人的故事。

《橘子郡男孩》的结尾是这样写的：郑小尘说，这个夏天很特别，但没有想到竟然这么快就过去了——

我想对水说：我和你认识的这几年很特别，但没有想到四年竟然这么快就过去了，有一点点的小伤感。

想起四年前，我们见第一面时你的腼腆清秀。再猛然看到你现在写在记录本上潦草的一句话——估计你也忘记了你是在什么状态时写下的吧——可是朋友们说我不是喜欢，而是在做一道竞赛题。因为她是校花，





因为她没有被人搞定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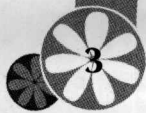
我觉得蛮好笑,那样的你和这样的你以及真实的你,伴着《橘子郡男孩》就这样盛开了吧。

写于 2006 年 10 月 7 日

(刘童:《五十米深蓝》《美丽最少年》作者,  
《娱乐现场》《明星 bigstar》制片人)

橘子郡男孩

goodbye orange county





# No. 1

郑小尘走出“橘子郡”的时候，阳光明媚，天空万里无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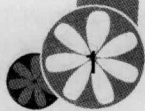
轻松地跳下台阶，他忽然停住了。缓缓回过头，他去看这座用浓重的阴影将他笼罩的老建筑。

“真是不错啊……”他自言自语道。

如果此刻时间停住，再用力往回拨八十年，此地将是另一番风景。

一片沼泽。悠长的水道，曲折不见终点。浅浅的水上漂着浮萍。小鱼藏匿其间，轻轻抖动，浮出气泡。还有翠鸟的鸣叫不时钻出密密的芦苇丛，传送到一个穿着白色西服、拎着白色礼帽，神情闲适、目光笃定的年轻人耳里。

冥冥中，这位非同一般的少爷很快喜欢上了这里，他不顾家人的反对立即将这片土地买了下来。疏通河道，挖池养鱼，平整土地，修造马路，在水边建起了一座西洋式的别墅。等一切都平静下来后，他在别墅的周围种植了许多的橘树。那些橘树几乎终年一片青翠，即便到了秋天，树上挂满的也是青涩的果子，生机盎然。





# 橘子郡男孩 *goodbye orange county*

这座府邸本是没有名字的，只是过了二十年，道路、商铺、人流，甚至城市都已经延伸到了院墙之外，那位一身白色衣装的年轻人从橘子树下消失不见了——这里也换了主人。一个没有风的清晨，在附近大学当教授的新主人将一块铜质铭牌郑重其事地钉在了门上，上面写着一行字：

“橘子郡公寓 步岚街 17号”

此刻，郑小尘就站在步岚街的尽头。

虽然门牌号没有变，橘子树还是那些橘子树，依旧郁郁葱葱，但这里已不再是那位教授的私人宅子了。解放后，几经变更，几经辗转，到了现在，公寓的主人的面目已经模糊不清。反正现在是被一墙之隔的复旦大学租用了下来，作为它的学生公寓。

本已破烂不堪的别墅，经过修缮，内部竟然焕然一新，装了空调，装了宽带，换了门窗，重铺了木地板，一人独享一个房间，甚至每层都有一个厨房，惹得学生们争先恐后申请去那里安家落户。但并非人人都可以不费力气就能捡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人人都挤破了头，最后这里却成了富家纨绔子弟的聚居地。所以清高的“大多数”走过这里的时候，眼睛几乎都会瞬间就转移到了天上去，或者飘到了那些挂满果实的橘子树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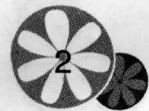
是的，幸好还有那些橘子树，使这里保留了一些人情味。

郑小尘等的人还没有来。他从工装裤口袋里掏出“骆驼牌”香烟，点燃，潇洒地吐出一环又一环的烟圈，然后用鼻子追逐着烟雾，很享受地——吸进胸腔里。

一丝狡黠的笑容，随着鼻翼的翕动，在他英俊的脸庞上浮现。他是一个帅气的男孩，从来没有人否认。——错了，曾经有个雀斑女孩说他“并不帅”的话传到了他耳朵里。有一天，那个女孩在路上走着走着，忽然有个男生跳到她面前，恶狠狠地对她亮出拳头：

“你知道我是谁吧！下次乱说话，小心你的脸蛋！！”

雀斑女孩忽然在人群中傻掉了，手里的冰棍迅速融化，汁水滴了一手，只听到她嘴巴里不断嘟囔道：



“帅！真的很帅！——”

没有一丝风，他的长发像瀑布一样落下来。像卡通电视剧里的冷峻帅哥一样，他戴着耳钉，钻石的，在太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。一米七九的个头。脖颈间散发出CK的香水味。

他从不承认自己是妖媚的男生。在镜子前，他从来不曾停留很久，但他知道自己的脸庞像一块光滑的石头，坚硬，但是不失光亮。

一粒石子忽然滚到他的脚边，他低下头，不断去踢它，踢它，踢它。

忽然，另一只脚踩住了那粒石子。

郑小尘并不抬头，他的笑容在发丛之中，迅速绽放。

“我说，你们女人总是难等，非得要让所有的男人都失掉了耐心，才会从天而降，还非得说‘我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’！”

来的人迅速否定，拖着长长的尾音：

“哪里啊！我本来早就出发了，可钱包忘记拿了！所以——”

“所以你又跑回去了，是吗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“傻！我身上带了钱不就得了！？”

“你才傻呢！我的一卡通都放在钱包里了！”

“一卡通？”

“没有一卡通，吃饭我虽然不需要冷水凉拌西北风，但是进图书馆——你帮我‘偷渡’啊？！”

女孩开始气呼呼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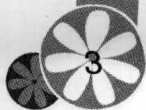
“图书馆？我们有说过去图书馆吗？”

“当然！！再不去自修，你的每门功课都要‘大红灯笼高高挂’了！”

女孩一边说，一边拉着郑小尘往前走。

“不去，不去——你也知道，我不是读书的料啊，再努力也是浪费时间！”

郑小尘一边走，一边挣扎：“与其把时间浪费在图书馆，还不如浪费在



# 橘子郡男孩 *goodbye orange country*

大街上——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啊，橘子树上都开始挂果子了！”

女孩甩掉郑小尘的手，气呼呼站着不动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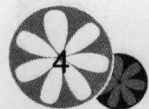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的意思是——即使是去图书馆‘陪’我，你也不去！”

女孩的声线忽然高了起来，两人的眼神也立刻对峙了起来。

四周忽然变得很安静，一只白猫悠闲地穿过马路。它似乎对情侣间的拌嘴早已习以为常，瞥了一眼，并不关心，“喵喵”叫了一声，独自躺在一棵橘子树下，享受难得的煦暖阳光。

郑小尘紧皱的眉头松弛了下来。

他甩甩手，说：“那好吧，我们玩一回时尚——去图书馆谈恋爱！”





## No. 2

图书馆的“古籍阅览室”是这座巨型建筑里人迹罕至的地方。

它位于图书馆的最高一层，十五楼。山高云淡，风清露洁，正好适合那些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在此“隐居”。连阅览室的管理员也是一个面目清癯的老头，年龄该在六十岁以上，颇有仙风道骨。

已经十点了，孔哲才在十五楼的电梯口出现。

他手里捧着一盆白色的茉莉花，气喘吁吁。提着洒水壶正准备要进去的杜老头听到他的脚步声，又转身探出头来。

孔哲笑笑，与老头擦肩而过，径直走向阅览室最靠里面的窗台。

带着清澈的露珠，茉莉花在阳光下，像一个受尽宠爱的孩子。

“买的？”不知什么时候，杜老头已经跟到了身后。

“是啊！超便宜，才五块！”

不等杜老头评价这是否是一桩划算的买卖，孔哲又继续说道：

“杜老师，对不起啊，今天一觉睡到了刚才，来晚了，下次一定按时向您报道！”

他把“按时”两个字喊得梆梆响。



# 橘子郡男孩 *goodbye orange county*

看到孔哲脸上调皮的神情，杜老头摆摆手，就笑了：

“你啊，就是一个小孩！”

“哈哈！你不是说‘年轻人就要有年轻人的活法’嘛，我可是按你的最高指示——”

孔哲的声音高亢了起来，杜老头“嘘——”的一声，示意他小声点。

孔哲环顾整个阅览室，除了每天还不等开门就在门口等着的中文系的姚老先生，今天竟然还陆陆续续出现了几张年轻的陌生面孔。

“奇怪！最近又要考试了吗？”

“对啊——期末就要到了啊！”

孔哲本想向杜老头求个情，让他这个“管理员助理”最近少来爬几趟“山”，因为他这次期末考试的科目竟然有十门！反正这里“地广人稀”，书看完后大家都会很自觉地放回原处，每天所做的也无非是将一卡通从左手转移到右手，又从右手转移到左手，顶多再加上一项苦力：洒水扫地。

孔哲正要转身张嘴求情，杜老头却嘟囔着“现在的孩子怎么都喜欢临时抱佛脚呢……”歪歪斜斜地走开了。

当他再去管理台整理一卡通的时候，杜老头问孔哲道：“期末考试科目多吧？”

“挺多的！有破纪录的十门呢！都要疯了！”

杜老头笑笑说：“那你天天来这里看书好了。看上一个月，保证刀枪不入！”

孔哲听了，差点没有倒地死掉。

就在孔哲仰头作倒地状的时候，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地板地震一般剧烈震动，尘灰瞬间淹没了整个阅览室。孔哲努力睁大眼睛，再使劲揉揉，一看，发现阅览室最里面的一长排木质书架像“多米诺骨牌”一样全部倒在了地上！“天哪！”孔哲和杜老头不约而同地惊叫了起来，慌张地冲向那堆废墟！

与此同时，十五楼以下的几个阅览室也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尘雨，人们在震动中纷纷抬头望向仿佛要开裂的天花板，其中就包括了在十三楼的办公室里接待客人的戴着黑框眼镜的馆长。

在馆长努力摆动双臂冲向十五楼的时候，孔哲和杜老头已经冲到了倒塌的书架面前。让他们极度惊讶的是，竟然有一男一女拥抱着歪斜地倒在最里面的一座书架上！

他们一脸灰尘，完全看不清面目。

男生爬起来，他的手擦破了皮，鲜血渗出，和灰尘黏在一起。女孩头发凌乱，几乎要哭出声来，但惊恐似乎让她忘记了疼痛，即使男生压在她的身上，她都没有推挪一下。或者在孔哲的回忆里，她那一刻更像是在享受男孩的怀抱。

其实，一切都已明朗。

“真不像话！谈恋爱，竟然谈到图书馆里来了！”杜老头冷冷地说。

怒气显然让他往日的温和与慈祥迅速消失，他的眉头皱得像深谷沟壑一般。

“看你们怎么收拾！”

他望了望一地的书，抛下一句话，背着手走向了管理台。

等恋爱中的男女走过来的时候，馆长已经冲了进来。他看到一地狼藉，呆得哑口无言，过了半晌，他厉声叫道：

“怎么回事！？”

“喏，他俩干的好事！”杜老头一边在盒子里寻找一卡通，一边答道。

“打架了？”

说完这句话，馆长显然发觉自己的猜测错了，因为他发现站在他旁边的是——一男一女，而且女生此刻正拉紧男生的衣袖，低着头怯怯地站在他身后。

“怎么会——”

没有人回答他。

“难道……”

馆长伸出双手想比划一个动作，但他立刻停住了——显然他猜对了，尴尬使他脸上的疑惑瞬间被怒气所取代！

他从杜老头手里抢过那叠一卡通，甩在他们的面前，说：

“哪两张是你们的？再写下你们的电话，还有你们辅导员的！老实



# 橘子郡男孩 *goodbye orange county*

点！快！”

“我们一会儿就把那些书收拾好了，没有必要再‘麻烦’我们辅导员了吧！他挺忙的！”

男孩扬起头，骄傲的眼神，闪出眼眶。

“你们‘麻烦’我们就可以？是吗？！他‘忙’，我们就不‘忙’，是吗？！”

男孩的回答显然刺激得馆长更加生气，他不耐烦地催促道：

“快点找出你们的一卡通！否则现在就找你们老师来！”

男孩冷冷地将两张一卡通推到馆长的面前。

“郑小尘，商学院……桑佩佩，物理系……”

桑佩佩走过来说“对不起，连累了你”的时候，孔哲正在书脊上找那痕迹难寻的编号：

“D……956.121……”

“你是哪个系的？”桑佩佩接着问道。

“我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孔哲从书架深处走出，一边淡淡地回答道：

“法学院。”

“那你肯定知道苏窃窃吧？”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叫“郑小尘”的男孩也闪到了孔哲的身边。

孔哲抬起头，看看这个长得帅得有点邪的男生，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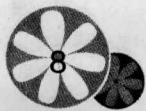
“认识啊，她是我们的‘院花’啊！”

“哈哈，她——你都认识啊，你肯定不是好学生！”

孔哲听到这话，笑着摇摇头，不再理会他们，只埋头清书。

可他心里念道：今天惨死了！下午约好同学去游泳的……

游泳本来是他自己的建议，同学被他说服后把所有的游泳装备都买齐了，他却已经放过人家好几次“鸽子”。如果这次再不去，他肯定会被同学砍死了。



孔哲甚至想到了,在校门口,将会立起一根高高的旗杆,上面悬挂着他鲜血淋漓的首级……

孔哲越想,懊恼越在他的脑际聚集。

他抬头去看郑小尘和桑佩佩。桑佩佩把书一本一本地堆在脚边,书摇摇欲坠,她赶快蹲下来,像抱住一尊佛像一样抱住书。而郑小尘此刻竟然倚着书架,掏出了一支香烟!

看见孔哲盯着他,郑小尘含着香烟的嘴巴努了努,发出含混的声音:

“来一支吗?”

孔哲惊慌地环视整个阅览室,幸好没人!

那阵灰尘雨已经赶走了所有的读者,连杜老头都找了一个理由先回家了,他嘱咐孔哲监督他们把书架整理好后,再将门锁上。

“这是图书馆,不要抽了好吧。求你不要书架还没有整理好,又惹来一场火灾!”

“你是猪吧!”孔哲的话还没有说完,桑佩佩就对郑小尘叫道。

郑小尘顺着她的手指,看到了天花板上的灭火喷头,无奈地将香烟塞进了香烟盒子里。

孔哲仍埋头整理书。

“清理了一个下午,书架只清理一半,照这样的速度下去,非得搭上一个晚上不可。”这次他脑海里想到的不再是“旗杆”了,而是一台饿得滋滋作响的“绞肉机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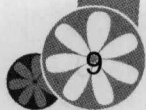
想起杜老头平时并非一个严苛的人,孔哲又松了一口气。但当他再次努力往“废墟”里“挖掘”的时候,他刚松了的那口气又回来了,并堵住了他的胸口。

书堆里竟然埋着他刚买回来的那盆茉莉!

孔哲好不容易将花盆挖出来。洁白的花瓣全不知了去向,叶子也变得稀稀落落,仿佛一个美人被扒光了衣服,露出斑斑伤痕,令人戚戚。

他站起来,刚想发作,桑佩佩就一脸堆笑地凑了过来:

“你真是个大好人啊!今天晚上我们请你吃饭!”







## No. 3

郑小尘是在请孔哲吃饭的时候，接到辅导员的电话的。

孔哲本以为不过是“街边小店”简单解决一下，没想到先是被推进了出租车，然后左拐右拐，终于停了下来。车门一开，就看到了“季风餐厅”那块艳得像朵绝世牡丹的招牌。

“季风”是大学城附近最出名的中西餐厅。它由老洋房改建，一楼突出来的部分是座玻璃房子，但上面爬满了青藤。一楼靠近马路的座位是最抢手的。带上一本书，点上一杯咖啡，坐上一下午。在那里，能看到路人闪烁的目光，看到市井和阳光的流逝，还能一抬头就看到在头顶攀援的绿色，以及透过隙缝跳进眼睛的那一方窄窄的天空。天很蓝，像一片安静的海。“季风”的摆设都是很西化的，浅黄色坑坑洼洼的墙壁，保留了木头原色的餐桌，苏格兰方格的桌布，还有宽大的红色沙发，以及或帅气或娇美的服务生。

服务生递上菜单。

桑佩佩只要了一盘金枪鱼沙拉，郑小尘要的是黄金牛排。菜单上的价格，让本想“不管三七二十一敞开肚子吃穷他们再说”的孔哲，此刻明显感到胃在不自觉地收缩、变小。

